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五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

西河集卷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奏疏

翰林院檢討臣毛奇齡謹

奏為恭

進韻書事臣竊惟古王者重一在考文周官六書首

重韻學益審音定律一代之典文繫焉自古韻不

作魏晉以降各創為律韻行世雖其間遞有沿革然因陋就簡往往標之作一代法式故唐用切韻與五經同頒科場而宋造禮部韻略特照九經例頒行天下明初甫定鼎即命詞臣宋濂等輯洪武正韻一書著為律令夫國家大經大法豈無更重于此者而於此急加意哉誠以同文之治大權所在不可忽也

今天下車書一家滿文漢字昭然畫一上自章牘下

逮劵契皆歷歷遵守獨於韻學多未定者今所傳韻書共指為沈韻非沈韻也又指為唐韻非唐韻也沈韻與唐韻失傳久矣竊考今本係宋南渡後平水劉淵所作而理宗朝為之頒行名壬子新刋禮部韻略乃自元迄今不知何故竝傳為沈韻唐韻而遵行至四百餘年以訛傳訛從無刋正其是非者我

皇上聰明首出開闢景運於四征勿庭之日即為文德

修來之舉

命中外大臣各舉文學而

親試之一倣唐宋制科舊例分别等第悉授館職較

之有司鄉會諸科頗為鄭重乃臣等菲薄濫叨

盛典即當日所試文韻或有失押重煩我

皇上親為指摘如旗旂蓬逢諸字無不立加剔發升降

甲乙是

皇上生知天縱萬幾躬親尚於學問嫌微所在剖析毫

末而臣等以庸安當之寧不自愧因於奉
命修史之暇纂成韻書壹冊悉仍平水舊本而叅訂
之擬名康熙甲子史館新刊古今通韻其曰康熙
者尊
朝廷也猶之明韻冠洪武也曰甲子者記時也與宋
韻之稱壬子無異也曰新刊新正也宋韻稱禮部
新刊金韻稱泰和重刊皆是也其曰古今則謂律
韻與古韻也亦猶元之稱古今韻會也第臣纂此

書非敢自信秪以考律審聲古今所重謬承著作豈可私行因恭呈

睿覽上求審定儻萬幾之暇一經指析將見七政所照六幽盡發闢千古之妄定百世之準昭一代之典將見中庸之所為三重周官之所為六書互相炳曜以垂於無窮此亦補裨教化贊襄文治之一端也若夫考核多疏引據未備明知因端竟委全藉踵事惟是遭逢

聖明千載罕覯當此堯舜之世而不使蒭蕘一得及時

奉獻徒濫廁從官虛縻歲月豈不可惜因冒昧呈

進謹將抄謄所撰韻書分為十卷裝成肆冊共壹函

隨本同上惟祈

皇上裁擇施行

翰林院檢討今在籍臣毛奇齡謹

奏為恭

進樂書事臣竊聞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王者功成

樂作則必辨析宮商考定律呂以求聲音之所在
凡以為中和之氣所以格天人而和上下非偶然
也自古樂淪亡聲音之不講西京以還于今幾千
年矣臣幼時聞臣父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臣鏡每言從祖汀州府同
知臣公穀往從新建伯王守仁征寧庶人時所俘
樂工得唐時五調歌譜其中稍稍言五音七律四
清二變九聲十二管諸法無非皆聲音之事與舊

朝所載樂書徒存備數者大不相同而惜其書在

王師下江南時方馬遺孽各東渡焚刼而其書遂亡

顧臣父臨歿猶執臣兄手嘆曰聖人生古樂興今

聖人已御世三十年後當必有起而興古樂者汝其識

之暨臣倖通籍謬叨從官嘗于侍班之次得竊聽

殿上中和樂聲暨黄門皷吹今所稱丹陛樂者刻記

其音節而未之析也會西南蕩平

皇上命詞臣改定樂章時掌院學士曽以樂章配音樂

下詢臣具議一通但論篇次而未嘗一及歌詠之
法然臣嘗于入直之暇竊入太常乞觀宮縣諸法
物親得跪睹
世祖章皇帝所改塤篪二器并得聞樂工竊言
皇上曾以籥篴器色中高字未清為器不中法深嘆
聖人聲律身度其能審聲知樂且因律辨器如此歸邸
踴躍謂
聖人既出先臣之言已驗惜其法不傳不能備述以當

一得且日見

皇上朝虔夕惕萬幾不暇或不宜以制作大事重𦘦涵擾故待罪十年以至乞疾終不敢有所妄獻而罷第乞疾之夜夢臣亡兄仁和教諭臣萬齡忽呼臣曰大招云二八四上樂之經也汝知之乎臣醒而記大招則原有二八接舞四上競氣之文而不明其說或者謂鐘磬二八笛色四上可以正樂然究不知呼臣之意之何所為也今年三月臣就醫會

城伏讀邸抄知

皇上御門偶與左右儒臣示空圍之凖指損益之理辟蔡孟三九之有差補遷固八生之未盡所云四上即一三也徑一不足而圍三有餘則四以上也所云二八即復八也隔八相生而至八而復還其始則二其八也

聖人將出則鬼神通之

皇言欲發則鬼神先告之覺考律算數茫昧千年而先

使舊朝之殘譜暗啓其機審律定聲運會將開遂
令羣臣百姓天下後世並得聞
皇上之話言以大昌其說此固
黄虞並見之秋古樂再興之候也夫因端啓廸而必集
羣策以共成之者王者之體也承在上之意而務
推大而闡揚之以期至于盡為人臣者之職也今
聖諭煌然宜有所承而徵臣之職又忝在記述雖病臥
里閭而心縣

魏闕稾筆摛文未敢少諉因祇奉
皇言而由繹之惟尺龠有不齊則于是無截管之疑惟
容率有不符則于是無累黍之弊惟相生之在聲
而不在數則于是有四清二變五聲七律之調惟
推律之可言而不可行則于是有十九宮二十四
調六十律一千八聲之誤則是
皇言一出而其聲已定雖微臣謭陋不足以測高深之
萬一而據所傳闔合之

聖謨若于斯有相發明者因于伏脉之頃口授 臣男庚
午科舉人 臣遠宗 把筆編次析作八卷裝成二冊
共一函名為
皇言定聲録恭呈
睿覽并鑒可否乃 臣 則更有進者從來創建之興闕乎
運世曩者五會遞乘勝國在土準之鄒衍相勝之
數則
本朝以木德王何則木尅土也若以劉向相生之數

推之則宜用金德以金者土所生也乃
開國之初發祥東北於方為木於位為震於律為太
簇而金以西行而與木相抵故商為金而太簇本
木位而仍為商音則是木德金德正與
開王之所基兩兩相合然而震為雷雷者聲音之發
商為金金者聲音之成而太簇以人聲而統陰陽
該金木以兼綜乎聲音之要是古樂必興固開闢
以來一大元會也至若

皇上神明天授原為開闢以來集大成之聖金聲玉振

端在今日因將所録樂書謹白掌院學士臣張英

代為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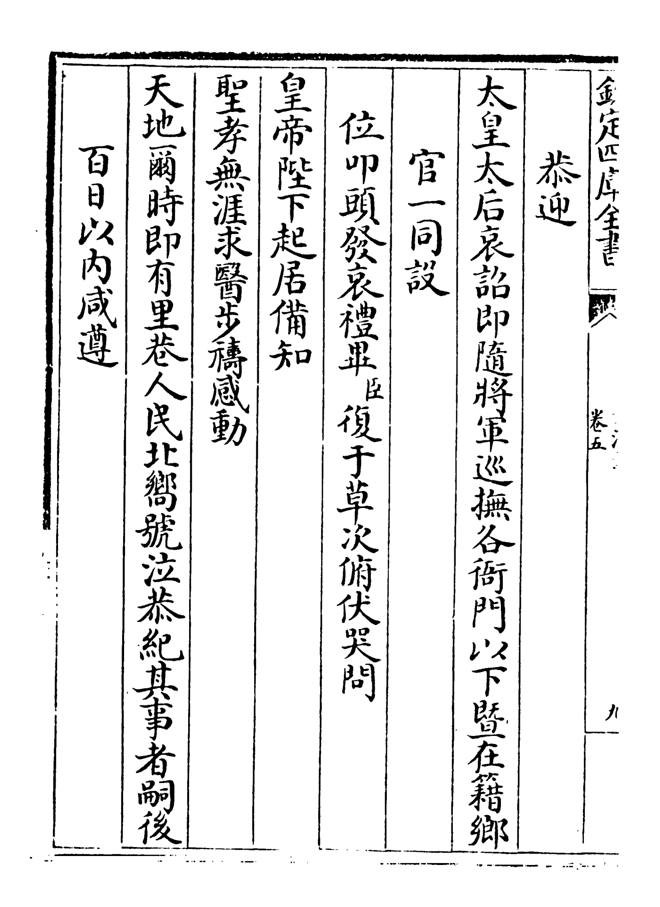
進臣臨呈不勝屏營激切之至

翰林院檢討今在籍臣毛奇齡謹

奏為恭

進

聖孝合録事臣自本年正月十日接得府縣官吏傳帖



恭迎

太皇太后哀詔即隨將軍巡撫各衙門以下暨在籍鄉

官一同設

位叩頭發哀禮畢臣復于草次俯伏哭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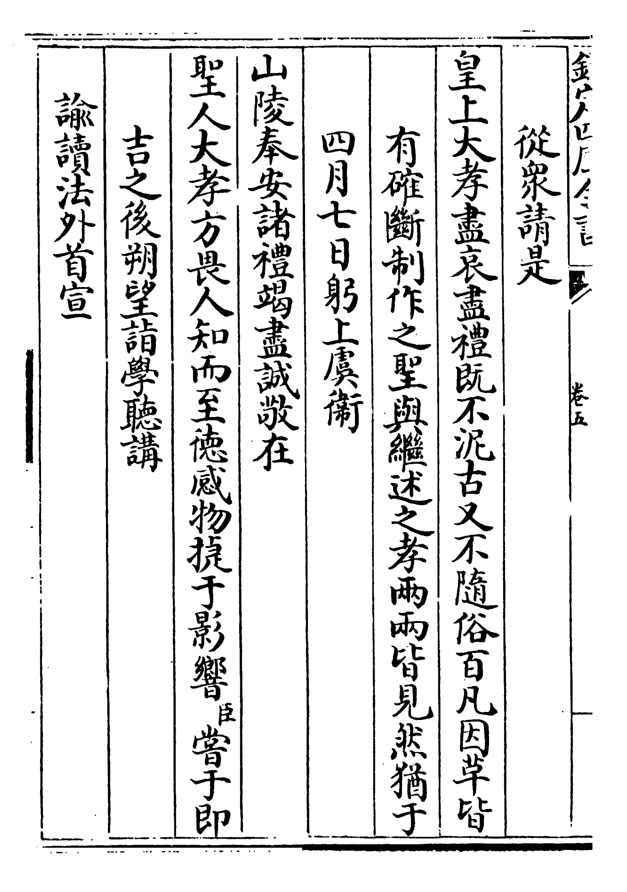
皇帝陛下起居備知

聖孝無涯求醫步禱感動

天地爾時即有里巷人民北嚮號泣恭紀其事者嗣後

百日以内咸遵

制誥但漸聞官吏居憂商農輟業
皇上日侍帷宮哀毀踰禮却啜卧苫唾涕見血
傳諭終服斷以三年羣臣交爭堅不可奪曁乎步送
郊園親衛舁校宮門幕居較過廬次然後
諸王大臣曁各部院司寺衙門以及太學生徒跪
闕舉幡合請即吉上念
天地
祖宗付託之重下軫九州四海民物之大斟古酌今勉



從衆請是

皇上大孝盡哀盡禮既不泥古又不隨俗百凡因革皆

有確斷制作之聖與繼述之孝兩兩皆見然猶于

四月七日躬上虞衛

山陵奉安諸禮竭盡誠敬在

聖人大孝方畀人知而至德感物捷于影響臣嘗于即

吉之後朔望詣學聽講

諭讀法外首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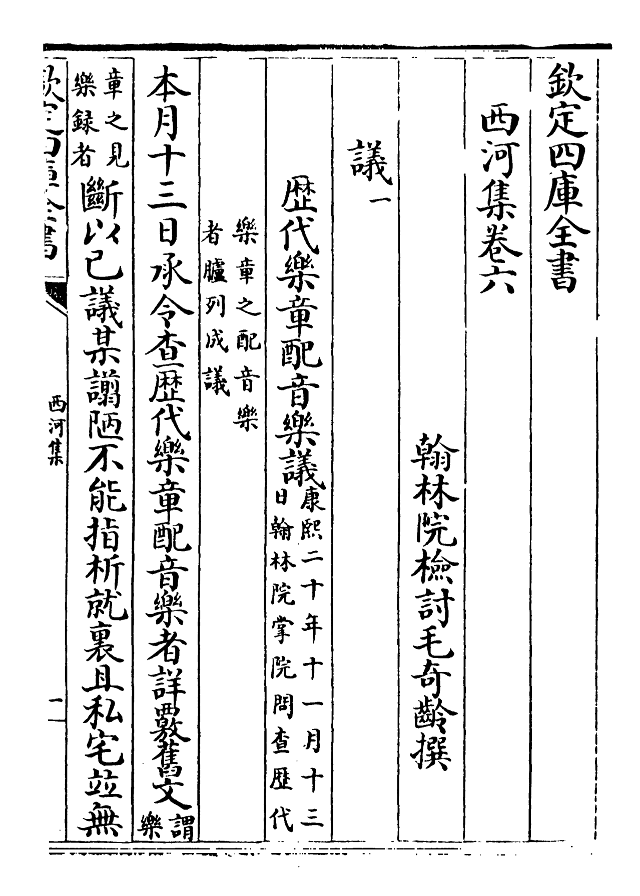
聖孝以宏教化紳士翹首轉相傳導隨有揚頌諸詞數
陳嗚咽臣因衆哀慕謹為彚輯句日之間漸成卷
帙竊思
大孝性成超文軼舜近傷
太皇太后撫育之恩即追念
慈和太后襁褓之痛苦心哀思原有未可以示人者且
孝治所及不闕播誦草野俚謗亦何能仰道百一
惟恐瀆冒

聖聽反取罪戾獨是周文維則久列詩章大舜克諧亦傳虞史况臣職司記述分在敷文當此
孝治煌煌溥天哀感之時而不為之導揚極盛反加諱匿是冒昧之情輕蹙閟之罪大也因臚次諸詞去其草野媟嫚者合得頌若干首賦若干首詩文若干首雜體詞若干首彙成一書竊名
聖孝合録謹抄謄裝潢共若干冊白兩浙巡撫部院臣
代為呈

進伏惟

睿鑒採擇施行

西河集卷五



西河集卷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議一

歷代樂章配音樂議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翰林院掌院問查歷代樂章之配音樂者臚列成議

本月十三日承令查歷代樂章配音樂者詳數舊文謂樂章之見樂録者斷以己議某謭陋不能指析就裏且私宅並無

藏書雜藉考覈但據臆見所及臚次成説以報明問竊謂歷代樂章無不可配音樂者其樂章分部全昉乎詩而其所配之法則舜典詳言之若其歷代因革是非得失則歷代史書樂志自能備載他書冗雜皆非所據也大抵樂章分門衹有風雅頌三部而以重輕為先後則其一曰頌其二曰雅其三曰風如樂部有郊社明堂太廟小廟諸室及雩祀先農先蠶朝日夕月太歲百神諸祀其樂歌宜準乎頌葢思文為郊祀配稷之樂我將為

明堂配文之樂清廟維天為太廟樂載芟良耜為社樂
髙山載見昊天執競為分祀諸室之樂閟宫為小廟樂
清廟維清為歌詞桓勺般賚為舞曲門部秩然西漢至
武帝始定郊祀廟祀樂歌如祠太乙于甘泉為祭天祭
后土于汾陰為祭地而其樂章則司馬相如輩所為乃
其詞全不頌天地祖宗功德祗以齋房赤雁諸瑞應詩
實之惟廟樂名安世樂詞有體要然其名安世樂即房
中之樂在詩為風在漢後樂府為三調相和歌詞諸樂

專以此祠廟巳為不倫而後漢明帝即又改名郊廟之樂為大予樂夫大予之名則何所據且反以雅頌樂名為辟雝饗射之用則風頌倒置門部紊矣魏初令王粲作樂章原屬未備嗣後則得杜䕫所傳古樂四篇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遂倣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倣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倣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則全以雅聲作廟祀樂矣宋鄭樵曰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皆是頌聲今魏家三廟全用風雅可乎其

曰風者以騶虞伐檀雖雅聲實風詩也晉初權用魏樂比之周室之稱殷禮止更定樂章而宮懸如故第其樂章則較漢魏為整備有夕牲迎送神饗神降神諸歌而六朝因之宋加登歌及頌太祖配位之樂並五方帝樂齊又改為肅咸引牲嘉薦昭夏嘉胙昭遠休成及諸祖宣烈配饗凡薦豆呈毛升壇還殿諸歌又較整備但周頌升歌祇歌清廟徹祇歌雍祇歌二詩漢初此意猶存故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此後歌愈

緐樂愈褋其去古愈遠若梁代樂章則武帝自為之將南北郊明堂及太廟三朝樂歌盡改名雅如皇雅諴雅類則頌聲盡亡且即以雅詩為天地太廟君臣人鬼通用則失之尤失矣北齊北周大禘圜丘五郊諸祀皆用周禮九夏之説多以夏名隋亦因之不知諸夏本雅詩用之朝會宴饗國語所稱金奏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且其詩已亡全不是頌後儒誤以思文執競時邁三詩妄實之耳至唐則概改曰和有豫和順和諸十二名

宋則概改曰安有高安靜安諸十二名而歐陽修修唐書樂志誤以宋時十二安次第與唐相準亦以豫和為祀天順和為祀地永和為享廟肅和為登歌以次分用而唐時所傳樂章自中宗以後凡昊天五郊二丘太廟社稷先農先蠶祈穀雩祀朝日夕月蜡百神昭德皇后廟隱太子廟九宮貴神諸樂歌皆雜列豫和肅和雍和舒和諸詩每祀皆有其名但不全用耳且尚有福和昇和歆和延和同和寧和諸名在十二和之外與樂志不

合而宋十二安以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静安祭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云云而景祐中又改定其名增誠安儀安等十四名後又增淑安柔安諸名為皇后禮儀而英宗光宗諸朝又代有牴牾如正安曲為太子王公出入而有時用之為郊壇亞獻乾安曲為帝升降而有時用之為壽王上壽至建炎初則盥洗升壇進舞望燎皆奏正安八壝升降還位盥洗皆奏乾安全無定準明則參酌乎和安之間郊廟用和朝饗用安多不過

九曲皆太祖親製之雖成祖世宗亦多更定然皆用詩
詞與朝饗雜用金元曲子稍別至今太常亦尚有沿襲
其文者此則頌詩一部為歷代郊廟樂章之所隸彰彰
如也至于元旦大會冬至初歲小會饗射賓客及上尊
上壽食舉與黃門鼓吹軍中短簫鐃歌諸樂章則隸之
雅如鹿鳴燕享瞻洛朝會四壯遣使天保上尊出車奏
凱車攻大閱斯干作室湛露元旦大會彤弓重臣專征
其門部本自備具故魏初食舉奏杜夔所傳鹿鳴四篇

大和中左延年祇傳一篇以為元會之奏所謂東廂雅樂而晉後各造樂章名為四廂樂歌梁更為三朝雅樂歌則皆名雅惟唐初朝會元日冬至慶賀皆奏破陣樂慶善樂悉有歌詞而其歌者則每雜先代清商巴渝入破排遍水鼓子婆羅門諸曲高宗時有清樂有燕樂開元後有散樂于是分雅俗二部皆非古音至宋則列朝朝會及御樓回仗上尊冊寶諸樂章皆短歌唯六變一曲稍曼然猶五字長古詩也逮元明而全用曲子凡朝

會萬壽侑食諸樂雖亦有聖安治安等曲然別有曲名如水龍吟新水令沽美酒千秋歲類其詞㝡俚初尚有本曲音節至後則音節亦失較之唐之俗部猶下之矣若横吹鐃歌則本屬二樂而合用之雖舊云有簫笳者為鼓吹為朝會讌饗乘輿鹵簿之用有鼓角者為鐃歌為祠兵振旅飲至凱旋之用然其説未確漢作鐃歌一十八曲魏後則各取其調以誦美功德列代皆然使用之鹵簿與軍中馬上則鐃吹有之從未有歌其詞者是

雖有誦美而亦安所見故明王景擬朝會樂章亦倣鐃歌為嘉禾進黄河清諸詞是鐃歌亦朝會燕享之樂宜與四廂樂歌三朝雅樂同列觀唐樂亦有清商巴渝諸樂皆有歌有吹可驗也若横吹則軍中鹵簿本皆通用然與朝會燕享反無涉漢和帝時有隴頭黄鵠諸詩梁有企渝瑯琊王鉅鹿公主慕容捉搦諸詞多用北調故唐時軍中樂承北魏北歌名真人歌皆馬上之聲取其雄悍其樂章名有曰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

主白淨王太子企渝類多本六朝而詞不甚傳若宋時則合黄門軍中而全以詩餘調爲之有導引六州十二時三名凡車駕出入朝饗冊寶及命將出師皆用之元明則全用曲子亦謂之鐃吹曲然皆隸雅部至于風部則即周之所謂縵樂散樂者漢魏後有相和歌詞吟嘆曲四絃曲平調清調瑟調楚調大曲清商曲詞江南樂上雲樂諸樂章而唐名清樂有法曲道曲商調天寶樂曲新曲如凉州伊州甘州類皆用五七絶句而宋時清

樂則概以詩餘雜體為樂章所稱大晟樂府是已明則教坊承應如鼓子詞雜劇爨弄凡宮中所奏皆是特前代清樂亦多奏殿庭後魏孝文取清商樂為燕饗之用而隋文亦更造樂器審定律呂名清商署唐時如勤政花萼諸游幸李龜年以新聲雜進而宋時賞花釣魚亦每以新詞被樂皆可見也此則樂章之大凡也至若樂章配音樂則舜典詳言之如曰詩言志歌永言者則但作詩而吟詠之以成歌是也曰聲依永則遂以歌而被

之五聲或為宮或為商皆得以聲依之而于是曰律和聲則合十二律以和其聲或合黃鐘之宮或合夷則之商而于是曰八音克諧夫然後以金石絲竹八部樂器倚而成曲則以樂章配音樂者一在審聲一在定律一在制器所謂審聲者何也凡有字必有聲如宮聲宮字吟在喉間便為宮音此字審聲也至通句吟之倘徵羽字多則宮字之轉須入輕清以從徵羽此為句之審聲而合觀其詞或為宮用或為商用倘為商用則又將酌

之重輕清濁之間而使宮不函胡羽不狄殺而歸于商調則又為曲之審聲此即樂記所謂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者葢調雖一定而曲有轉圜所謂以有定之調押不定之音是也（定調之法詳竟山樂録）乃宋儒謂協律袛以首尾定調如關雎關字是無射調字則結尾亦用無射調聲收之葛覃葛字是黄鍾調字則結尾亦用黄鍾調聲收之七月流火七字是清聲調字則結尾亦用清聲調聲收之信然則起調用字收調用聲既已不倫且

起調之字亦多有不得通處如庾信創周樂章為五聲調曲其宮調曲以氣離清濁割一句起則氣字非宮音而魏徵虞世南為唐造五郊樂章首章名黃帝宮音其肅和章首句曰眇眇方輿則眇字亦非宮音全然不合況唐詩中如甘州羽調伊州商調嘆疆場宮調之類其首字皆不如所言葢起調與收調皆當審聲如甘州羽調則起調之聲當以羽始而結尾亦以羽聲收之但論首調不論首字庶為得之且協調有不止首字者如樂

苑有思歸樂本商調曲也而次首犯角如意娘本角調曲也而誤入商調若衹論首字則安有全首誤犯之事乎且詩之配樂不同有先詞而後聲者如唐李賀作申胡子觱篥歌賀但作詩初不自知入何調使朔客吹之謂合善平弄劉禹錫造竹枝詞亦衹作詩按其音中黄鐘之羽是也有先聲而後詞者如魏杜夔播鹿鳴騶虞四詩先有調法遂作於赫巍巍四詩以代之漢鐃歌朱鷺上陵一十八曲原有樂録然後魏更以楚之平戰滎

陽等晉吏以靈之祥宣受命等是也有調同而歌異者如吳聲西曲同是清商調詞而吳聲為吳音其歌緩而清西曲為楚音其歌狄而急是也有歌同而調異者如宋鼓吹曲同用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名而大饗所合為黃鐘宮山陵所合為正三調神䧟還宮所合為大石調是也有歌調同而詞曲不同者如橫吹梅花落有五字有襍言而江總為七古散樂清調平調有單章有複解而李白清平調為七絕是也有曲調詞俱同而樂部

不同者如七月一章時為豳風時為豳雅明君詞一首時為閒絃昭君時為上舞昭君是也有一句而數歌一章而數歌者如清廟一唱三嘆則一句而歌四句唐詩入破三疊則一章而歌三章是也有曲調之中有倚歌曲調之外有送聲和聲者如孟珠青陽度為倚曲採蓮每句送舉棹與年少二字歡聞歌每章送以歡聞否三字襄陽蹋銅蹄和云襄陽夜來樂神功七德舞和云秦王破陣樂是也有無詞之樂而不歌有有字之樂而仍

不歌者如宋儒謂笙詩無詞六朝東西廂作樂皆有先後襍弄而無樂歌宋導引曲給之鹵簿則不歌明鐃角引聲俱有曲詞然未嘗歌是也其配樂變化不可一例而要之以文成曲以曲成調以調成樂全在五聲五聲不備不能協律故自周迄今調有時闕而聲終不闕如周禮祭祀祇用宮角徵羽四調而無商調然商聲自在也隋唐以後定二十四調但有宮商角羽四調而無徵調然徵聲如故也其無商調則以周王木德惡商金之

尅其無徵調則以徵屬夏火忌陽火之洩而要其聲則歌曲所及無時不周故司馬君實謂近代無徵音并無角音而朱子非之謂無徵角調非無徵角音也若謂隋時無宮聲以其無君明末無角聲以其無民則皆屬附會不稽之談雖見之史書而倍徵其妄天下有五聲闕一而可以成調者乎且亦何能闕其一也若夫審聲在定律舊以十二管定五聲之轉五聲配干十二律配支既有定位復為旋宮國語所謂立均出度者而郊祀廟

祀大饗朝會則各以其宜施之如天神用圜鐘地祇用函鐘類漢時李延年略論律呂為八音之調而張華荀勗輩多所論列然當時所傳四廂樂歌祇用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四律而不及其他至隋唐宋元則用簫管定律去其不能協調者于六十調中減為四十八調又減為二十四調而二十四調之中又并其髙宮與中管者而減為七調此即國語七宮之說而今時用之然則今時之去古樂未嘗遠也自儒者不察妄論律呂必謂古

時宫調與今不同不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唐虞金石
原不可考于今日况定律在聲既得其聲則金石雖變
其聲則一如必拘于古而妄議今樂之失則唐時分雅
樂俗樂番樂三部初未嘗不貴雅而賤俗及其後番樂
寖難習俗樂次之雅樂寖易遂以番部伎為坐伎俗部
伎為立伎樂工肄業者坐伎不通然後發為立伎立伎
不精則使習雅樂此豈賤古樂而貴輓近哉誠以雅音
失傳雖有絃匏行綴肄習其閒徒應故事而不必有所

用心故也故定律之法自司馬班固京房以後歷代儒臣皆有論說而皆不可行如律管長短班馬不同上生下生諸家各異杜夔紫玉不能鑄鐘荀勗張華終昧管龠隋萬寶常善講尺度而律法不著宋范鎮房庶單辨黍粒而施用全乖至魏漢津竟欲量嶶宗中指以定黄鐘則可笑孰甚昔人云智者造律明者聽律愚者算律自宋元至今儒者論樂動輒算律全不曉以律作度量而反欲以度量作律辨秬黍考管龠準尺寸定絲毫著

書盈尺而皆無一可裨實用故驟繙其書而算數滿篇毫忽秒忽觸目皆是者其書必不通夫黄鐘與宫聲圜取皆應雖有定音亦屬大槩原未有膠固泥執强立一聲以為此黄鐘者夫樂以人聲為主假如歌者矢聲既從喉出契音收韻亦復重緩不可謂非黄鐘之宫而被之鐘石與一定黄鐘稍有參閒則將硬守一定任其參閒乎抑將圜轉取應變調而從其聲乎此甚明之理也况同截一管長徑厚薄皆已齊一而聲多不齊同治一

鐘銅齊觔兩皆相準一而聲必不一妄云黃鐘之絃其絲八十一黃鐘之鐘其銅十二觔究之蠶繭燥濕硝炭强弱勢必不等况絲此而太簇之絃太簇之鐘以遞相準求其次第圜轉一如其算此必不得之數而欲以此定律此豎儒之所以見笑于神瞽也葢定律有三一用金石一用絃索一用簫管杜夔以金石定律京房以絃索定律荀勗以簫管定律而予謂金石必不可定律者夫樂之有五聲七均十二律也非謂一曲可用一聲一

調可用一律也一曲之中而五聲相逐七均相轉十二律相周始可成調若用金石則金止一聲石止一聲百叩不能變亦何以知此為黃鍾此為太簇此為姑洗䝼賓哉故六朝得周景王無射鍾樂官以無射笛飲之不相中反中夷則又西廂鍾有古夷則鍾以夷則笛飲之不中反中南呂是二鐘與笛皆下二調求其故而不得謂是宋泰始中使張永鑿去銅多故其調嘽下夫鑿去銅多則其聲當益輕清乃猶下二調則不知未鑿銅時

其調之相去何許而反云去銅而單下以文其不合之故此大謬也故杜夔鑄鐘在晉已不能用而宋時李照楊傑專攻鐘律乃先儒謂李照為景祐造鐘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冶官暗減其銅齊使聲稍清然後略叶歌音而照卒不知楊傑為元豐造鐘欲廢王朴舊鐘樂工不平一夕私易其鐘去而傑亦不知然則金石之不足憑如此故胡瑗阮逸改造鐘磬處士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

乃說者謂以絃定律當勝于金京房造七均琴彷國語立均出度之說其琴用十三絃第一絃乃全律之黃鐘也以後十二絃則由黃鐘起至應鐘每律為一絃欲取其聲則分刌其絃而柱以楮之如瑟然當時即以此為定律之法且五聲七音皆見于絃從來論律不及七音故隋時製樂即牛弘何妥蘇夔輩自稱淹博尚驚疑其說與鄭譯爭辨即鄭譯初間亦不曉七音且考之樂府鐘石律呂皆無變宮變徵名色故七聲之内三聲乖應

及得龜兹人蘇祇婆彈胡琵琶者其人從突厥皇后來入中國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問之曰西域習傳調有七種以其七調較之七聲冥若合符于是以七音之說而更立七均均立一調遂為七調合之十二律每律有七遂為八十四調其調至今用之則是諸調之作皆從絃始可知也特五絃之琴必加二絃始成二變既不能使七音一氣環轉且絲有强弱時有寒煖氣有燥濕一絃之張早晚各異正聲變聲隨時取準即欲取

準亦必藉管笛之吹以定之故京氏七均琴本準黄鐘而范騁云絃有緩急并有清濁欲定黄鐘非管莫準則是定黄鐘者仍藉乎管又何如直用管而不用絃之為愈也葢定律之始在管黄帝使伶倫伐竹斷竹兩節之間以為黄鐘之宫而虞舜作韶以簫定律謂之簫韶故八音之器各有變製而管獨不變今之管即古之管也其小變者曰笛即古之篪也其兼乎竹者曰笙即古之笙也朱晦菴謂管律以中聲為定但講周尺與羊頭山

黍雖應準則然不得中聲終不是也大抵聲太高則噍殺太低則盎緩以此求中庶幾得之而蔡元定謂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筩以擬黃鍾之管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此為直截之法故黃鍾九寸原屬後儒臆說不必即與古先王樂律相合必不得已而用其法則截十二管而以黃鍾之管定十二律之中聲旋即以每管之體中定每管之中聲中聲既得則取十二管通之其黃鍾管以中聲為宮者即以中聲上一字為大呂之宮

與大吕管之中聲相合則即黄鍾一管中已具有七管之宫圜轉相應而其他五管則從此加進不必全用大抵人聲有限其至高至下至清至濁無有加于七管之外者蓋樂止七宫宫止七調調止七管如國語伶州鳩對樂但稱七宫而隋後八十四調止用七調此自然之數非有所矯揉而後然也至于制器則統以八音虞書戛擊鳴球篇已略盡之如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球為石琴瑟為絲此堂上二部器也下管鼗鼓合止

柷敔笙鏞以間者管為竹𪔂鼓為革柷為木敔為土笙為匏鏞為金此堂下六部器也如是而位置亦見矣漢後屢為增益八部秩然如方響水盞不越金石箏筑笳箛仍是絲竹篥簫土𠺕無非匏土雞婁板拍依然革木況後人所製反有絶勝前人者雖宮懸與登歌鼓吹諸器皆有象數位置凡簴𥰡多寡東西次第歷代爭論紛紜不決然亦但約略大槩不必穿鑿如郊祀廟祀則皆有古制可考不甚相遠惟雜樂則各自增減如晉後四

廂金石用之大樂而清商三調則雜弄幾行樂器幾種歌絃幾部送絃幾部皆歷歷可記即明代承應攡掇亦明載笛幾板幾戲竹幾醉子幾杖鼓幾且宫懸幾面鐘磬幾簴或左或右皆有一定然亦稍作按驗略為部署而其事畢矣是何也則以所重不在此也宋樂志云論樂者不論聲而論器今太常雅樂器具在也試入觀之其鐘磬筍簴之形羽籥干戚之制何嘗不古而聽者不知為何聲作者不知為何樂寧不知今世所傳之器之

適用而昧者必謂古為雅而今為俗雅者當尊而俗者當擯則試思大輅起于椎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使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梧盂古者簟席為安後世更之以榻椅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梧盂榻椅而復俎豆簟席之舊也且孔子曰放鄭聲亦唯其聲可放故放之若論其器則鄭器猶周器也亦安有舍周製而別為溱洧之鐘簴也哉故以今器而奏古聲即為古樂以古器而奏今聲即為今樂師延播鼗鼓未是那詩泰始

拊泗濵原非大夏苟欲用管則但多取今管而審其聲之協律吕者即欲用鍾亦第多鑄今鍾而擇其聲之協管笛者而由是而推之絲匏土革隨器審音亦隨音相器而樂庶幾矣所云以樂章配音樂者亦大槩盡此矣至若樂章有舞曲則舞時所歌也其在舞前與舞後者謂之階步其在當舞時者謂之舞歌故漢有武德舞歌詞六朝配廟皆有樂舞歌詞北齊有武德昭烈文德宣政文正光大諸舞周有山雲舞皆有詩唐奏武文二舞

有七德九功上元而宋明二舞有元德升聞天下大定表正萬邦車書會同諸舞皆有詩然皆倣武樂六成為之特舞曲則郊廟大饗三朝可并用與樂詞不同其他雜舞若鐸舞鞞舞皆所執器如籥翟之類而皆有詩如巾舞以衣拂舞以袖鏇舞以鏇杯槃舞以杯槃戴竿舉榻舞以戴竿舉榻今樂府有鞞舞歌詞巾舞歌詞杯槃舞歌詞及蓮花鏇舞歌戴竿舞歌諸詩皆可驗也但其所舞亦皆有定數雖庭陳百戲然亦非漫列者今天下

大定功成樂作考訂鐘律正在此時第太常舊部未經諳習凡一切篇什增損簴植沿革宜因宜改不敢妄論祇就明問所及樂章之配音樂者而竊議如右謹議

西河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七十九至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

西河集卷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議二

增定樂章議康熙二十年副都御史疏請釐定樂章播揚功德敕定嘉名以光大典奉旨著翰林院禮部會同詳議具奏

禮記曰王者功成樂作又曰其功大者其樂備今大功既定樂律未備自宜速為釐定以揚功德第查順治年

聞
世祖皇帝曾命詞臣製郊祀廟祀諸樂詩工歌已久但
未能遍及此外尚有大饗四郊太廟諸室四孟朝會燕
饗上尊冊立中宮東宮諸禮俱宜有樂即郊祀廟祀中
已有樂章者如未全備則迎神登歌三獻望燎諸節次
再加查理雖其中責任有三安排樂次禮臣之事釐定
樂詞詞臣之事宣布鐘律太常之事然要須有儒臣統
之如魏杜夔晉荀朂宋范鎮明樂韶鳳等方有要領且

殷因夏禮損益可知雖曰五帝不沿樂然因革損益多
襲前代如魏初權用漢樂晉初權用魏樂其中相沿不
改歷歷可指故及今釐定除所已製不更製外相應照
明樂先飭禮臣開列樂次如燕饗九奏有九樂曲五舞
曲類繼飭詞臣譜造樂詞如九樂曲有炎精曲皇風曲
是詩詞五舞曲有四邊靜殿前歡是曲子類終飭太常
準被樂律如樂曲是何宫何調用幾麾幾簫幾笙幾瑟
舞曲是文舞武舞用舞士幾人歌者幾人類且應會推

一監定官總領其事以便稽覈至若
祖功
宗德武烈文謨宜譜樂章者限有四處一郊祀配位一
廟祀列室一文武二舞一鹵簿鼓吹配位列室但頌
列祖功德惟二舞鼓吹則兼譜
當今功德在內此則酌古準今不泥不隨庶幾如臺臣
所言者若夫立樂定名則諸曲諸舞自有襍名但恐無
特立一名如大濩大武者或概名之曰大清樂而已臣

愚淺陋未敢擅越第據妄臆附議如右謹議

封禪巡狩不相襲議康熙二十三年同館官疏請封禪而吏掌科員有謂

當行巡狩不當行封禪者予以為兩俱不然乃為之議

愚聞古王不襲法聖德不襲治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作以明創建矧時移勢易沿變不一斷無有已犧之政可行今日者言者謂

皇上聖德神功逺邁前代當法古封禪之舉以紀功德而或則非之謂封禪非古僅見之司馬氏七十二君之

言且其時行之者則始皇帝與漢武也秦與漢不足取法當上法堯舜直以虞書五載巡狩之制及春舉行其言頗辯然愚謂兩不然者封禪之可疑夫人而知之矣然猶有書之封十二山周詩之墮山喬嶽為之左驗特信從者鮮耳至煌煌巡狩雜見尚書周禮王制以及後漢元和北巡之詔唐開元禮所定巡狩之儀與夫宋真宗時有司斟酌省方告至之文似古今重典莫此為寂而愚謂亦不必襲其名者三代以前皇帝清問無日不

與民相見而不稱為巡狩其正稱為巡狩者惟舜以相堯覲后與春秋所載周之後王車轍馬跡一二語耳外此而禹幸會稽文入西落無巡狩名即東漢賢主歲有遊幸而實非巡狩晉議巡狩禮而未嘗一行唐太宗每行幸則併巡幸之名而去之然則古制之當行不必巡狩即行之而或得或失亦不止封禪也且夫巡狩之名何為乎王者以為封建既行則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保無有犯文奸制私瀆禮常者以故考正朔較時日審律

度權量以與羣后講五禮于方岳之下孟子所謂巡所守班固所謂循行守牧畫一遠近者于是乎在此所名為巡也今則天下奉一人為共主而一人亦視天下為一家車書文物曾無同異毋論三載考績户口年齒皆得而周知之而即其東漸西被自日出之鄉以至日入咸池蒙谷相距數萬里其中言語侏離踵趾不通者無不梯山航海來享來王日崩題蹶角以修職貢又安有律禮之未同與守牧之當循者是雖欲行之而非其義

也且典禮璅屑彼此周章當時所傳有大不足為今取法者雖曰古昔繁重後人簡易不必倣明堂之制習職方之戒修講德問道捐租賜粟之令而坐而言之起即可行然猶有必不可已者試問珪壁牲帛椌楬藩扞帷宮帟禁箔簾坫洗諸禮既名廵狩何一可闕推之而千乘萬騎電掣雷動禁戒儲偫措置非一他不具論即孝經稱宗祀文王于明堂而開元禮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于圜壇之東是一舉告而有司戒備逾于郊祀即考

之載主安位之儀註而有未詳者然則典禮雖可行實不必也夫古無襲事前人所為有不可行于今者結繩之後必易書契鉞砭之餘自有湯熨井田不行于郡縣之日車戰不講于彍騎之年白圭倣疏鑿而隣于曲防魏晉法受禪而流為攘竊先王陳跡其不宜襲也久矣我

國家開天受命事事創闢驅除海㝢而無征誅之名襆蔑諸畔悖而不必有聲討之跡日留心稽事而無藉于

親耕雖安不忘簡閲而未嘗曰春必蒐而秋必獮親賢
禮儒進能絀不肖而四門寂然無所于闢如溺如湛較
勞于神禹然而舟車橇樏不煩進御雞號入講昧爽負
扆而不設萬幾無曠之一言虔事
兩宫日屏息伺志氣而竝省文王世子問寢視膳之節
服儉減賚予而澣衣不矯弊褌不飾親發水衡賑畿内
飢饉而不足者不必曰補不給者不必曰助登西臺北
鎮升中告虔而初不以旅平望秩徧記昇平既已河清

海晏神物屢見于四裔而未嘗改元聲名洋溢天下人
頌聖文神武而不必上尊號威行薄海內外蠻貊君長
日朝貢
闕下而不立明堂王會之文名學士以制科親試振興
文教而不泥于壁雝授經含元策士之數
翠華時出歷郊圻封守并繕垣塞而曾無有幸回中幸
甘泉幸東都西京勒功紀德鋪張揚厲之事則夫今之
所行又何一非開闢未有巍然為萬世所法式者而必

飾巡行之名倣燔瘞之制問登封告至之禮摹秦漢之規以蹈于唐髙宋真之陋愚竊為言者不取也

擬不許武官起復議康熙二十四年言官疏請武職大小内外諸臣當一如文臣守制不令起復奉旨下議

武官起復倣于周制金革之事無避一語然當時稱為權禮故臨軍事始起復事畢即否孔子荅子夏金革之問有云君子不奪人喪亦不可奪喪可驗也但其事沿革不可復考隋唐以後惟李懋為慈母議服蕭希甫為

死母追服夫慈母尚議服死母尚追服則凡父母之必
製服與在當時之無不服更無論矣近即不然金革重
大則恩以義掩所由來久自令伊始或臨軍或在汛宜
起復者必令統之者如將軍提督奏題令奪情則方許
起復否則如文臣一體守制且即其守制者亦必新舊
交代明白始聽去若身有公事若部軍押仗旂官轉餉
諸務非事竣不行則庶幾忠孝兩全恩義各得古所稱
弁經從事不減苴麻者此之謂與謹議

擬北郊配位尊西向議 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卿疏奏現行事典中

方澤壇位北向而

三祖配位仍以東設西向為一配近南西設東向為二配近南又東設西向為三配近北于是從壇四位五嶽五鎮以次分設亦始于西向而訖于東向是穆昭右左不無未安奉

旨下議時翰林院掌院已有専議具以為仍行舊事不宜更易擬議如左

議見經集卷

擬喪制以日易月議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恭逢

太皇太后上賓

皇上特諭行三年喪持服二十七月且獨行

宫中不令臣民持服下
諸王大臣各官集議

臣
請急在籍未讀全
諭且原無議禮之責即本衙門同官亦未嘗私相諮决以備採擇特臣聞諸臣所奏援古証今執為不可就其說非不甚善然尚有未竟其義者按三年之喪古皆三十六月自漢文遺令以日易月遂改為三十六日其令中所云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謂持大功之服十五日小功之服十四日禫七日合之則三十六日

故翟方進為丞相遭繼母憂亦三十六日而後除服應劭所謂三年者三十六月當易以三十六日是也嗣後魏晉唐宋皆遵其制則宜皆遵其月日然不知何故又有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十三日之異如後唐莊宗三日改慘十三日除服此為太簡而班固王肅皆有二十五日之說故王彪之謂三年喪止二十五月即改日亦當十三日而練二十五日而除服以致唐張柬之謂古制惟二十五日反以王元感所爭三十六日為謬獨顔師

古主鄭康成王淮之説謂當以二十七月改二十七日而于是著為功令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除服則自唐迄今未之有改惟宋制小異仁宗英宗皆二十七月釋服然猶七日入臨至七七而止至于即吉則臨朝釋服而宫中不然故世謂漢景以後其不以日易月者惟北魏文帝北周武帝二人而實則有宋二宗能陰持其服較之魏周之終喪者更有通變此

皇上孝思所極不得已而出乎此雖曲折苦心未嘗欲效夫二宗之所為而跡偶類之而不之顧也第不知三代以前人君之居喪果屬何等即或謂三年通喪不指持服諒陰之制與心喪同又或謂既葬除服多至七月卒哭致事不越百日則易日之制自古有然而究之諸儒臆說不可為據葢三代以前天子喪禮原無成說周公著儀禮但有士喪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周禮有五二曰凶禮而唐初諸臣以為天子凶問非臣下所宜

定因刪去國恤一篇而于是易曰諸文益無可考矣

皇上純孝性成超越前代其于禮文尤復淹貫惟恐三年終制則上下均服有妨民業而一人獨持又失臣道誠有如傅元裴秀魏舒杜預所云故稍更其說以為既非同持又非獨服則二者之病宜皆無有因有宮中隂行之說而羣臣復引裴傅之所言而又爭之宜乎

皇上之堅執不許也臣以為三年終喪不可行于外朝者皆不必言而即其隂行宮中者而試思之夫所謂卒

哭而復王事者正謂王者之親視事也庸常之主名為
視事而實同居攝是以持服宮中皆得以隱閟自行鮮
拘礙耳我
皇上宵衣旰食何事不經于
宸歷而内亟外吉勢有不可夫國之大事在祀祀與喪
不竝行也世主端居宮中未嘗親饗六祈九祭不戒禁
籞故吉凶内外可以互舉
皇上明禋昭事親捧祼鬯浸假大祀中祀禮當齋戒而

其所齋處正在宮中一如漢之所謂齋房唐之所稱齋大同殿者其間明衣禮帔應絕縞素則其所謂散齋四日致齋三日者于此七日中將易服而後以齋乎抑即以齋疏入齋宮也况臣下私忌不得與祭故盧邁攝祠但處期功之喪即聽還舍以爲饗德絕所忌也今在庭期功盡斥陪祀而一人之主兇者升壇告至甫改憂服何以饗德且朝會甚重世主經時經月秖一御門而大朝則曠然未之舉也

皇上每日御門經旬蒞殿則當鷄人三號之際緣仗陳庭鸞馭與百獸齊列闕下羣臣方黼裳待漏魚貫而進而當其時宮中尚爍爍高處其所間隔者祗此重門而忻慘異致諸臣縱無道豈敢自安況更衣而出足未離闥而鼓鐘噌吰既已先聞不俄頃間而中和之樂作于上丹陛之樂作于下則耳之所受與身之所被何不倫也況夫飲食宴饗賞功勸善廷臣加饍重譯勞酺其間賜衣錫綵授筵陳鼎或在北宮或行西苑皆非宮中所

能避者故臣謂三年終制三代可行而今日必不可行以為幅員之廣陋君國之分合政治之煩簡有不同也若宮中行服則世主可行而堯舜必不可行則以皇上即堯舜其親政親事與世主之所為親政事者斷有别也然則以日易月使堯舜在今日亦未有不若是者臣管見無狀不知進退但據臆所及而陳之如此臣昧死頓首謹議

湘湖私築跨水橫塘補議

康熙二十八年八月湖民孫氏私築一堤西至至湖嶺東至窰裏吳橫跨湖面水利衙報縣申府府發公議

湘湖灌田一縣之國課九鄉之民命均賴之自明初迄今著為令甲載在志典並無許絲毫增損誠重之也頃者湖民孫氏擅為築堤以截湖水蒙發公議爾時某在會城調治痺疾原不曾與然漸查東城舊宅亦並無陰陽生到門相傳豪黨賄賂阻抑甚為可怪夫以湖之利害關係重大在當事先賢則有楊顧張趙為之主持在

鄉官先賢則有魏文靖張尚書輩為之恢復豈有身列薦紳實生其地而漠然不相聞者然且奸邪衆多反駕黨論以為公呈其為黑白尤宜早辨此所以扶病捉筆急為補議者也按此堤之築否百可一第所否者祇云非制而可之者妄謂無礙故紛紛耳愚謂是舉有四害有五不可何謂四害按湘湖之水通管九鄉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每畝止得水六絲八忽一抄水面多寡所爭在毫釐之間故凡放水時即湖外之竹筍

土埂皆令撤去以為截一笱則阻水三寸截一埂則阻水九寸今公然蔽湖而截之則九寸之水勢必加倍其害一也湖之有跨湖橋也即湖民先輩孫學思強築之者爾時當事鄉官不與之爭以為湖有上下上湖南洩下湖北洩彼此可分而橋適當分界之間似乎無患然而築橋之後父老痛恨切齒至今嘗為謠曰孫學思築湖堤湖堤長害九鄉蓋以一湖雖分上下而上湖為孫氏淘土塼填其水深下湖為葑茭年遠壅積其水淺以

淺身倒注之水而又橫隄以截之則下湖之水咽而難洩況堤之又堤是一埂之阻將不止九寸而下湖水常少上湖水常多其害三也放水則例惟恐偏枯故凡為湖納粮之田當按其時候均其緩急以便贏縮舊制下湖之水分為數等如第三放東斗門漑昭名由化等鄉得水七釐二毫一絲一忽放二十一時六刻止第二放金二穴漑夏孝寺庄等村得水一釐三毫二忽放三時一刻止夫開放之時如此其促而出堤之水如此其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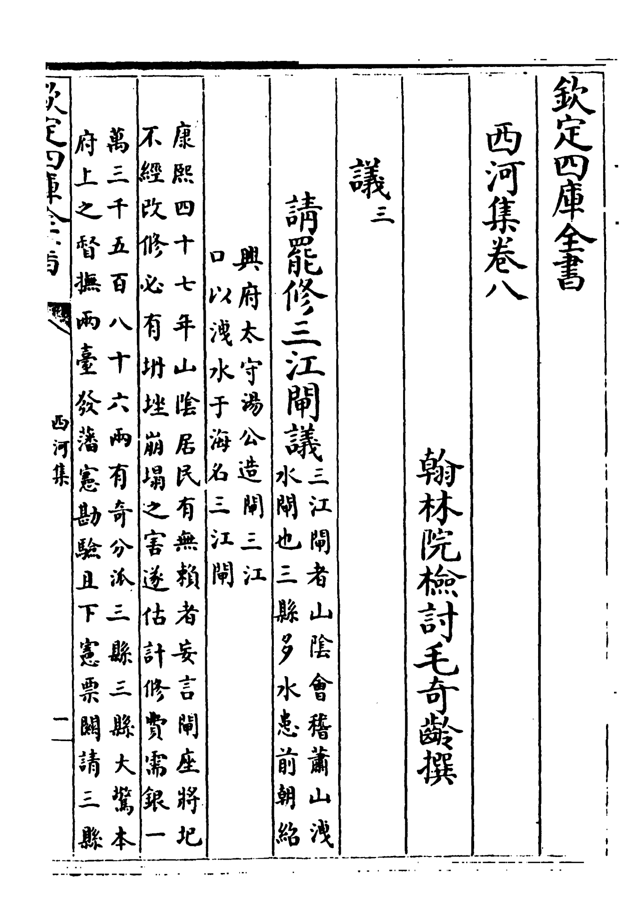
則不特下湖上湖水有多寡而即下湖之中其時刻多者尚可望堤内之水紆徐而下若三時一刻而即行閘止則水未出堤而湖口之防已閉矣將見得利之田竟成虚受其害三也且水流則葑草不生前此下湖之葑以跨湖一截致之令又加一截則渟蓄不行葑與土膠而孫氏復取填于湖如淘濬然淘濬右涵則葑土左露窞汙所止既鮮潆洄而奔注不能即反生轇轕又況秋前推草秋後放水孫吳二姓皆互立竹簽以為界限彼

此盤洹使其闗處不得竟泄遲久不疏遂為平地其害四也且夫孫吳之為害也自明初以來歷歷可指在洪宣時有吳子信之害在成弘時有孫全吳瓚之害在正嘉時有孫肇五之害初則文靖凊之既則何御史清之又既則張尚書清之然且御史父子以身為殉其禍烈如此今其族富其丁繁沿湖而居易為侵蝕稍一疏縱奸占百出不可者一舊制湖址以金線為界一交青土皆為湖身而今則孫氏竟住于青土之中豢魚畜凫種

荷採芰已非一所稍久者無倚傍耳一有提可倚則以漁以佃漸次成勢不可者二且惡不可長也涓涓不絶將成江河其言甚可鑒也此湖利弊自嘉靖以後平安至今亂法一形將釀大患據水利報文已稱石巖諸處竟有效尤相繼起者此變亂之兆不可者三況湖豪奸究不測而又加之以勢家大族有風水于湖中者陰為指使而陽竟助之如駕為公呈之楊氏蔡氏皆風水家也湖中兩山無非墳墓此端一開將東圈西錘無賸地

矣不可者四況中尊至公洞析水利而郡尊甫涖即有非常之釁起于四境此真東南幸逢之一會豈可使賢守賢令相際之時而舊章之變自今日始不可者五具此四害五不可其宜存宜廢宜築宜毀當事薦紳必有能辨之者若夫專擅之罪變制之罰舊有定例未敢擅及茲但補申臆議以俟裁擇某月某日

西河集卷七



西河集卷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議三

請罷修三江閘議

三江閘者山陰會稽蕭山淺水閘也三縣多水患前朝紹興府太守湯公造閘三江口以洩水于海名三江閘

康熙四十七年山陰居民有無賴者妄言閘座將圮不經改修必有坍坐崩塌之害遂估計修費需銀一萬三千五百八十六兩有奇分派三縣三縣大驚本府上之督撫兩臺發藩憲勘驗且下憲票闗請三縣

鄉官會議

月日關到以三江閘改修等事蒙兩臺發勘敕藩憲親詣閘所勘驗應否其合行合止諸一切事宜自具驗狀何庸下議乃猶發憲票仰山陰縣關請俯詢忝在治末安敢不畧伸管見以上副上憲急切為民至意愚竊以為三江一閘關係極大其應修與否似未可妄下斷語而愚則斷曰此不必修且必不可修何也大抵地方最要在興利除弊然必有利始興有弊始除若無利而求

利原無弊而指為弊是揠禾作芸剜白肉而使瘰瘡鮮有不大僨乃事者紹興本澤國以古越千巖萬壑之水而山陰會稽蕭山三縣當之無尾閭去水則巨浸滔天所以前朝嘉靖十七年紹興守成都湯公相度形勢建閘於三江之口北臨海門以專司洩水其閘高三丈三尺徑長四十六丈列二十八洞以上應周天列宿於以救三縣民田數百萬畝迄於今相距約二百年然而閘座巍然如長虹亘天一若有神物護持其間凡各洞各

柱並無有纖毫傾仄而忽報將圮動言改修是狂夫也故曰不必也夫不必修即不可修然而又曰必不可修者從來有壞始有修今不壞而稱修不合因變為改修且名徹底改修顧改修則萬萬不可崇伯築金堤尚不可改未有大禹鑿龍門疏積石而可改疏改鑿者向在史館見湯公建閘明載之循吏傳中當公生時其父布政公命名紹恩一似當有恩于吾紹者斯已奇矣及守紹而晉謁禹廟則山川林麓如熟識者故方其建閘曾

鼇山根叱海潮犁壅沙十餘里驅江豚水蟲出之下洋然後伐大石運大木收苗山之材與羊山硊硍以門以揵凡于梭礅剡硅牝牡啣結必和糜烹秫鎔金冶鐵以澆灌其中此其神力為何如者而大言可改是猶拆已補之天而改立天柱雖媧皇復生勢必不能萬一為民心切當事誤聽或偶涉輕舉以致撓亂成蹟則三縣魚鼈誰任其咎然且私估修費限一萬三千五百有奇考府誌湯公造費秖六千三百有奇雖湯公神功原難測

度顧未有修費而其數反加于創造至一倍半者愚故曰必不可修也以展轉商之而有不可也可斷也

乃既罷改修安用小修據其立說不過以閘底歲久不無滲漏為辭此又大謬不然者按三江之為閘也司洩不司蓄宜通不宜塞故閘之利害祇在剡其柱削其檻以利奔瀉而罅漏之害不與焉乃議修不得搜及罅漏必以為天塹之險傷于螻蟻一隙雖微恐積漸之至或有妨閘座云耳殊不知閘工研密其礲石輳合雖不如

天衣一片紽緎盡泯然牝牡交噬為力甚鉅其綰結之處縱有離跡亦千牛莫掣是以啓閘舊法但勒五字于石牌而樹之水中每露可閉字則二十八洞循次下牐然而牐隙漏水流離四垂即閘傍石罅亦有從而溲漱者以視閘底之小隙何止十倍乃晝夜淋瀝而究無所患以為滲漏涓滴原不足以撼如山如嶽之閘况罅在水底則内外兩水相持不流即遇泌沸亦水勢無力此雖沙礫作底猶疏泐所不及儼然磊磈何所穿穴杞人

縱有云不足慮也無已則或曰旱暵豈無害而實又不
然從來蘊隆之咎不關水閘何況閘底故山陰有兩閘
麻溪上閘所以救旱可仰接上流之水而三江下閘則
祇得救澇苟閘可見底則牌字盡露內河竈圻必不能
以山川滌滌責此石鑄所以閘傍父老謂閘原有鑄然
自建閘以來約一百七十餘年從無有以閘底漏水傷
禾稼成暵災者乃愚即以目前論計議修所始在四十
七年十月歷今四十九年九月巳及兩年即此兩年間

去年夏旱今年秋澇澇固勿論而即以旱言在呼雩禱雨時雖閘罅未露而去底不遠假使滲漏足患則不塗不塞何難以涓涓不檢竟成大畱而兩年旱澇並鮮低仰則是石罅無所闕而區區滲漏總無事修補而勿煩顧忌有明驗矣又況海口沙高流不盡出但若咽而不苦豁故民謠曰三江咽民口絶三江豁民口活今塗罅修法則直與湯公犁沙民謠若咽之說兩兩相反又且塗罅無益舊朝曾捐修不知何法若近年姚宦捐貲修

補則鄉人相傳亦曾鍊羊毛石灰墁諸砼隙然不期月而罅豁如故前車足鑒也愚故曰此閘無大修并無小修此非故為是妄言也有驗之者也然則必無有修之者乎曰圮則修之愚之言此正以待夫後此之修之者也可斷也

夫既不大修復不改修業經前任制府暨藩憲勘驗明白早置不議即磝傍漏水亦有驗看謂閘座閘磝俱係堅固並無絲毫損壞諸語是閘有漏水亦無患害況並

不損壞何處着漏此亦不必再議者乃自四十七年迄今五載府主據山陰縣詳必謂閘底歲久不無石罅宜築壩戽涸露底塗隙為修法以致制憲范公委曲商量倣治河故事倡逐洞搪修之法用排樁板障貼閘洞而釘之水中于以戽板水而窺底罅則事逸功倍然且愛民迫切惟恐失此不修必致他日重議改修反傷民力是以屢經督催而不謂府主因循既不遵依又不回繳祇築舍數年而仍未決也愚謂閘洞之底斷無石罅者

閘本依山足為門限明明有石骨横亘水底石骨豈有罅即或閘洞分甃或另有削平磐石仰受閘版然亦不能罅使直罅耶則黄泉非受漏之所横罅耶平石安能有横石横漏之理無巳則仍指之閘磤之石而閘磤不損在寔勘有明驗矣且閘磤非閘底也是閘底必無罅即罅亦無關閘座所應直告之大寔無煩顧慮者況大寔修法專為底罅底罅無慮則自可稍緩且此中亦自有可商者寔法不明云貼閘上下用排樁板障釘水中

乎向使此地水底如削揚塗泥楗竹可下則不論貼閘離閘皆能受樁板以立根脚無如閘底山足總是石骨即或山足不齊亦大抵石多土少石不受樁則樁不能以竪板板不入土則板不能以截水今此樁板實有不能入土者即使離閘下樁可避山足而沙中礀石所在都有石笱凝板即如拳之石皆足為梗何况磽礀且欲窺底鏬則貼閘之樁究所難免是樁板釘水歷揆之此地而有未協也凡此利弊在當事奉行者宜採擇衆議

直陳以可行不可行之故則大憲虛公定無我見而乃故作蒙昧姑置不理迄于今秋霖綿邈內水洋溢忽山陰闕到擇日興工已估值一萬餘兩三縣公派應徵蕭山民錢三千餘兩付司事聽用縣民大駴實不知是上憲行文抑府主新檄正丐集議而署縣以他事無暇方遷延間會颶風大發巗壑震動內河既潰洞而海潮外撼三縣民田百萬畝悉沒水底雖開閘二十八洞通身洩瀉無救陷溺賴江豚肆擾蕭山北海塘與山陰瓜瀝

塘盡崩于水初猶內水與外潮相持而既而潮退則洩口既濶而內河之水隨之而瀉夫然後民田稍露屋廬無恙則是此閘止司洩並不司蓄止宜去水斷不宜留水歷有成驗浸假此時此日無兩塘之崩則雖鑿二十八洞洞洞拆裂亦絲毫無用而乃司事者尚欲征民錢一萬涸溟海之波露東洋之底以窺此徑尺徑寸之石罅此愚所以大聲疾呼雖身叢怨尤而不敢狥也今海塘未築而丈五河塘又崩內水盡退勢必有重椒修閘

者因不憚扶病亟成此議以為後來司事者備一省覽

某日某議

辨定嘉靖大禮議

此辨之史館中者文載經集卷又一議上總裁官者文載札子卷茲不復録

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議

重建德惠祠升復二何公原位集議文載本録卷茲不再録

請定勲賢祠崖典守公議紹興府合府鄉紳會稿

杭州勲賢祠者王陽明先生敕賜祠也祠在正陽門外

玉龍山顛舊為南齊天真禪院廢地而祠址因之故初名精舍又名天真書院萬歷七年廷臣議毀天下精舍書院祠巳在毀中暨十二年廵按御史范鳴謙同先生門人侍郎黄綰疏請復祠而上許之是年詔從祀孔廟而復祀之疏適與相值因特賜祠額名曰勲賢然且春秋二仲敕杭州府帥府佐及兩縣詣祠行事惟恐上丁祀孔廟必致委攝復改定中丁祀祠相傳先生亡後其祠祀與書院合不下四百餘所半屬官祭而是祠為最

真戯典也先生門人揭陽薛侃以行人出都與鄒侍郎守益王叅政臣諸同門創建是祠原多置祠田作經久計至是門人蕭廩適廵撫兩浙復有助費除造祠外共置祠田二百餘畝皆勒石載誌歴垂至今已百餘年矣特是祠志殘缺典守之人不能一定秖就志查核大抵祠中置守祠僧一人或合徒僕不過三人立主教生一人使之講學而主接四方來游之賔客且可授徒其中然身不過一人而以典祠校官領之典祠校官者錢塘

學齋之訓導師也明代學齋不一師或推在官一人借名典祠雖身不居祠而管領祠事于是祠田歲租皆典祠校官按田畝收之除完正供外一切儲峙祠中且報其數于錢塘縣長吏使登簿記然後將祠中經費勒定十項曰國課曰祭祀曰修葺曰禮賓曰典籍曰館餼曰典祠祿米曰主教祿米曰守僧祿米曰優後路費凡此十項遇有關支則守僧出禀告典籍官支給辦用如當祭祀則于祭前數日守僧禀請典祠支領額銀若干一

送錢塘縣供辦官祭一留本祠供辦私祭主敎者覈實
登記他項亦然當是時先生祇一子襲爵無暇守祠且
其家雖貧然爵廕祿米亦復歲入二千石無庸覬覦祠
米又且經制嚴切即優後一項遇有子孫渡江助祭亦
祇許給路費二兩其云王氏子孫不得干預雖語無所
考然亦不必干預也但時移事易屢經遷變在
鼎革初襲爵王先通既已家替身死祇一子業耀又遠
戍塞外祠僧雖如故而典祠主敎俱已不設祠中田産

半被侵佔從前祠局至是盡變逮順治八年始有襲爵

先通之從弟先遴渡江清理祠事爾時尚有守僧住祠

故先遴雖本支猶借住其族甥黑橋頭鄭斌然家奈先

遴孤身而斌然父子素號險譎且工刀筆遂毀匿祠志

陰搆佃户金汝梅雷聲一等隱田詭佃瓜分祠産既而

借協理名色父子一齊改姓王氏父曰王貽元子曰王

謀焜于順治十五年句錢塘縣慕公詳奉院批一應田

租除正供外總歸守祠作禋祀修葺之用于是竟廢守

僧而鄭氏之子儼然守祠作典祠管領而祠局至此則又一大變矣康熙八年襲爵王先通之子業耀戍塞外者遵

恩赦還鄉依棲祠間真正嫡裔反與鄭氏父子倒作主客而不得要領且無一人相助者睜睜兩目無可如何乃有蕭山王士雄令訟詞稱王士榮者刻字杭州得舊祠志一本搜見根柢與業耀密謀恢復猶隠忍不即發捱延至康熙三十三年值紹興府李公移任杭州素知

其事始據詞詳批王諜焜既非文成公嫡裔假借祠生侵蝕祠產以致先賢祠宇委之草莽應責逐出祠其佃户金汝梅等所佃佔之田着勒限嚴追歸給而强抗佔住復至三十九年業耀乃指名仍告錢塘縣王公府主石公臬憲于公學憲姜公執法追比始得稍稍清還且又遲至四十一年業耀身死孤子王貽樞收歸祠户雖十分之產僅追六七而祠局之變至此稍定乃不意杭紳何包兩君合近祠士民數十人羣起而攻之不許王

氏守祠告府告縣告學師告學憲其毅然興師不知何
意顧其措詞則有大可疑者據云舊志所載雖王氏子
孫不得干預收掌查舊志並無此語說者謂志原有中
離子云薛王二氏無預田事葢指薛侃王臣言並不指
勲賢王氏子謂此語有無不足深辨縱有是語亦為前
朝言之而今大不然從來典制沿革動關時世前朝祠
局自萬歷十二年起至崇禎十七年止共六十一年其
時有守祠之僧有主敎之生而又設典祠一官以管領

之故子孫不得干預彼一時也今
開國以來自順治三年起至今康熙五十年共六十五
年既無典祠之官與主敎之生而守祠之僧亦且不設
子孫不收掌誰為收掌然且收掌已六十年由王先遴
起至王貽元王謀焜而後繼之以王業耀及于王貽樞
凡王氏收掌已經五易而猶曰不許王氏干預收掌此
是何說況此五收掌閒有大須分辨者計先後五人惟
業耀貽樞為襲爵嫡裔先遴為傍支餘即他姓及佃戶

矣先遴收七年他姓及佃户收五十六年貽樞嫡裔所收止九年耳近祠紳衿有志清理而于五十六年間目擊分佔之他姓佃户並嘿然不出一詞而獨于嫡裔王業耀貽樞父子祠米方入口遽欲起而扼其吭是何刻于待真王氏而偏厚于待他姓佃户可疑一也又云其祠田應令良民當官承佃每畝納租四錢按此祠田係勳賢門人合錢私買之户田非官田官地可以盡人承佃者況祠志明云祠田若干歲入租若干歲入者入之

祠非入之官也且其租或米或銀不盡納銀也况按畝科租自有常制什一九一不甚相遠誠不知官租四錢之說出自何書據自何典昉自何代何年則例及查其他詞又云學田納租四錢毋論民田執業非學田可比即徧考學田納租亦無如此數者此說一行將見執業之田業主二十取四而佃者反得二十之十六勢必將此四分并歸之良民而後已可疑二也又云王氏刻剥佃户每畝取租米一石私造大斗比官斛加一斗原田

十分為一畝王氏出租止八分為一畝勒令租户拆賣房屋幷賣妻女償舊租覩此則荒唐之甚從來每畝收一石此科租恒例即祠志成字號田亦多勒定如此數者大抵稍重石一稍輕九斗惟一石為平賦未有收租每畝一石而九年之間遂至拆房屋賣男女此告訐誑聳惡態恐非吾輩所宜言況業主佃人比之交易皆必兩下相情愿者倘有不愜何難辭去不佃而乃留戀九年至棲身無所骨肉離散而猶然不已無此情理又況

私造大斗吾不得知若減田丈尺則祠田區畫俱有勒定坵畝成數何處增減比如祠志載坐松闗内田二十七畝一分可能減一分乎坊前圩田四畝九分可能增一分乎此則無庸置辨者可疑三也乃其大題則以驅王士榮清勲賢支派為詞夫清支派與定典守原屬兩事清支派者是助王氏之事定典守者是攻王氏之事今欲定典守使王氏子孫不得守祠管田而其詞則又曰刊匠冒裔踞産蝕租是以踞産攻王貽樞而借冒裔

以攻之反似助貽樞而救勲賢是巧于謀攻者也夫業耀之有王士榮猶先遴之有鄭斌然也王氏孤苦不幸而兩藉人相助誠亦可痛但鄭氏篡竊已成佃佔已久而士榮則正奪篡竊而清佃佔有功無罪且身不住祠而一切祠務盡歸貽樞與鄭相反必欲善後不過勻諸公祖父母禁其管理祠務以杜將來則他可無慮今諸君于士榮則必攻討之似欲寢其皮而食其肉而于鄭氏則反引進之謂勲賢祠生王貽元王謀焜素知士榮

冒裔可使作証一若士榮清佃佔而深惡之貽元謀焜則合佃通佔而巧借以引進之張留侯始終為佃可疑四也且貽元謀焜勲賢之讐大不當引進者也據謀焜貼詞以身非王氏必欲滅王氏而後已初責先通業耀不知天命似先通死有餘辜業耀不當赦歸者繼謂士榮汚穢中冓查士榮自有妻孥别住他所而貽樞兄弟孤兒稚子貧不能娶何處汚穢而終則請改勲賢祠為萬壽亭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果請建亭何地不可乃

堂堂
天子皇皇
萬壽無端而獻此殘祠廢寺之一椽以當嵩祝則不敬
莫大乎是為此說者其罪當誅而身為士大夫反引進
之而使之貼狀可疑五也且即諸佃亦不宜引進者也
前此奸佃金汝梅等强佔祠田約五十年歷諸公祖父
母前後力追始還十七今創痛未甦且累年賴租告理
莫救而忽復引而進之使之貼狀試問此舉為勲賢乎

為奸佃乎上有蒼天下有吏齊人茍有心當亦自省乃以舊時奸佃原案有名之八人如金汝梅雷聲一等合之欠租新佃告理在官之十一人如華茂高王廷爵等一齊蠭起即徼紳衿帥先任其驅斥亦足以横行天下而諸君復引進之可疑六也凡此六疑總歸一理葢理至而情與法亦併至焉今此所爭不過為勲賢祠産定典守耳若以情言之則以勲賢門人置勲賢祠産即執塗人而問曰此勲賢産也當屬勲賢後人守之乎抑他

人乎必曰勲賢後人又問曰此王氏祠也當王氏子孫守之乎抑他姓乎亦必曰王氏子孫此情也乃以理斷之則前此李公判詞有云夫理緣情起事以世殊昔者祠事之方盛也有典祠之官有守祠之僧有主教之人有四方來學之賢士大夫而今皆無之秖此煢煢裔孫當春秋霜露之時少伸此木本水源之感揆之于理最為切當而猶曰非其任大無理矣善哉仁人之言此不特勲賢子孫當世世銘勒即後賢吏斷亦孰有渝于是

者茲幸大憲大公祖父母皆人倫之主名教之宗星聚
而萃于一方勲賢存毀決于此日惟願大賜鑒察仰體
前哲俯憐孤裔審定典守且為名佃收租立一經久不
壞之良法永傳碑碣勲賢幸甚名教幸甚某等忝廁紳
末敢直言無隱伸此末議臨議惶悚

西河集卷八